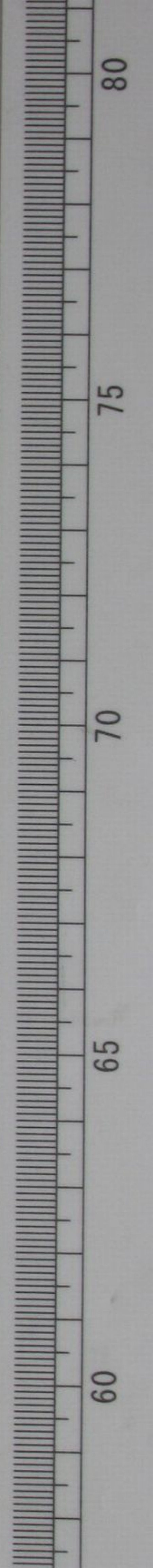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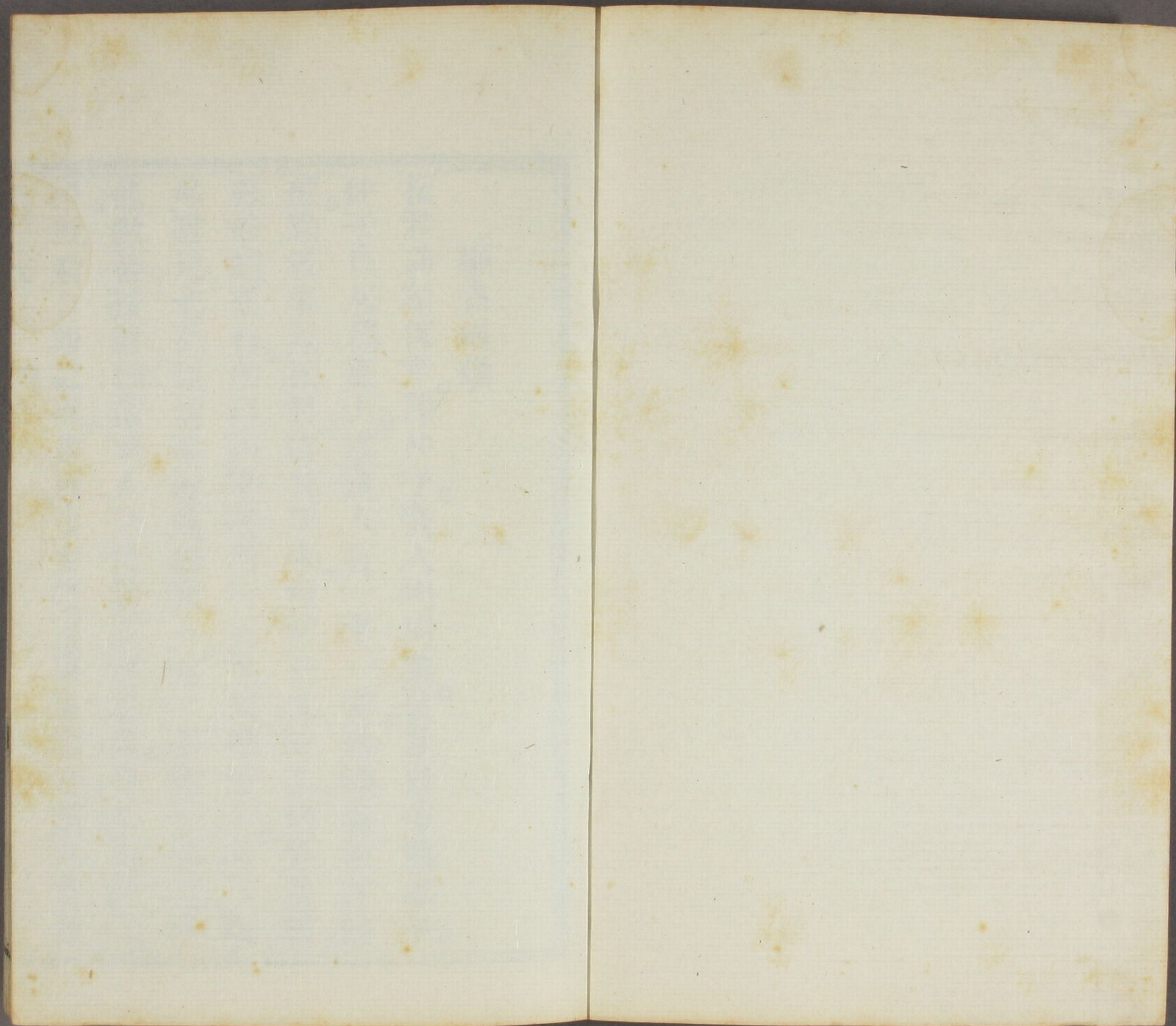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01
J





顯者緩頰

按君訪拏匡章。陳仲子。齊人均拘案。匡章自信爲孝子。仲子自居爲廉士。惟齊人有一妻一妾。賂顯者求其緩頰。顯者來見按君。述其所來。按君曰。此三人均是敗壞風俗的渠首。所以訪拏顯者曰。匡章出妻屏子。仲子離母避兄。老公祖訪拏極是那齊人。是一個化子頭兒。捉他做甚。按君曰。這齊人詐稱饜富貴之食。卒乞東郭之祭。既貪口腹之欲。復貶妻妾之羞。寡廉鮮恥。莫此爲甚。

老先。生。乃。富。貴。利。達。之。人。今。與。乞。丐。求。情。豈。不。畏。貽。羞。於。妻。妾。乎。

虱蚤結拜

虱蚤虱子結拜。虱子爲兄。虻蚤爲弟。把弟謂把兄曰。我。踴。跳。自。由。捉。摸。不。易。擇。肥。而。噬。隨。遇。而。啖。何。等。快。活。那。像。你。顛。頭。成。性。疲。軟。爲。形。置。喙。不。出。一。身。送。終。難。逃。兩。指。樂。趣。毫。無。虱。子。說。你。不。聞。不。見。偃。僕。身。軀。逐。猫。隨。犬。東。跳。西。馳。人。身。之。妙。處。未。克。全。嘗。箇。中。之。滋。味。豈。能。傾。會。虻。蚤。說。你。說。的。却。好。不。知。人。身。何。處。最。妙。虱。曰。惟。有。

屏。婦。陰。旁。不。毛。之。地。豐。潤。肥。美。異。味。深。醇。虻。蚤。說。你。何。不。挈。我。前。去。虱。兄。將。把。弟。引。到。婦。人。陰。旁。大。啖。不。已。恰。巧。有。人。行。房。那。話。挺。然。直。入。將。把。弟。一。頂。帶。入。無。底。洞。府。把。弟。只。覺。天。昏。地。暗。熱。氣。薰。蒸。殊。覺。愜。悶。良。久。那。話。又。將。把。弟。帶。出。渾。身。濡。溼。熱。汁。淋。滴。見。了。虱。兄。告。之。曰。蒙。你。指。引。妙。處。其。味。甚。美。不。想。來。一。莽。撞。和。尙。把。我。帶。入。紅。門。寺。中。天。日。不。見。可。恨。和。尙。發。酒。瘋。還。了。席。吐。了。我。一。身。稀。飯。

孝廉方正

四言金 卷一
孝廉方正爲我朝曠典。如今竟有夤緣奔競而得者。有人嘲之曰。何謂孝。逼得母親上了吊。何謂廉。每月常放二分錢。何謂方。渾身都是楊梅瘡。何謂正了頭。老婆沒乾淨。

嘲時事

近今時事顛倒。竟有全非而以爲是者。曰撰數語以嘲之。京官窮的如此之濶。外官貪的如此之廉。鴉片斷的如此之多。私鑄禁的如此之廣。武官敗的如此之勝。大吏私的如此之公。舌鋒犀利。造語亦奇。

斗銘

日用各物以斗名者甚多。都中挾優者亦謂之斗。且謂之老斗。不知何所取意。蓋挾優之斗。人類不同。日用之斗。情形各異。今將日用之斗。撰以斗銘。竟有與挾優之斗相肖者。錄之以博一笑。

旗杆斗。比做濶極窮老斗。高高乎妄自尊。空空兮窮措。大望之不可及。有名而無實。

量米斗。比容商老斗。富賈大商。氣概端方。滿則終覆。傾盡糟糠。

中言金
三
熨衣斗。比跟官老斗。有錢執斗。執執怕涼。吹噓用人。浮
躁飛揚。

烏烟斗。比愛吹妝虛老斗。滿腹盡屎。一竅不通。烏烟瘴
氣。執迷一生。

香斗。比喫鑲邊老斗。紙糊老斗。滿腹盡灰。愛吃鑲邊。口
是心非。

門上斗。比下等老斗。叫下等相公。抱關小吏。既卑且汙。
左右並肩。鬱壘神荼。

魁星斗。比窮舉人老斗。甫撥一第。暫借文光。空空妙手。

傀儡戲場。

墨綫斗。比各部繼承老斗。腹有墨瀟。吐絲抽毫。要人牽
引。不拔一毛。

梳斗。比窮老斗。本不像斗。亦要妝虛。淋漓有限。點點滴
滴。

剃頭擔上斗。比應試舉子老斗。頭戴金頂。東走西跑。局
面不大。眼孔更小。

生員對

一生弱冠遊庠。不循矩度。學官示以句曰。賭錢。喫酒。養

婆娘三者備矣。生應聲曰：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

上下倒置

閩王命鬼卒拘烟花妓女教書先生到案。王見妓女判之曰：水性烟花，廉恥不顧，流毒人間，削他陰戶。見先生判之曰：好爲人師，妄施教誨，誤盡蒼生，割他鼻嘴。小鬼遂將二人之物割下。時值閩王有要事退堂，二人見左右無人，商之曰：我兩人何不趁此時逃走，忙將原割之物各捨其一。安上就跑，誰知安錯了。先生安上妓女，妓女安上先生嘴，上下倒置，逃回陽間。閩王事畢，知二

人在逃，令小鬼速到陽世訪拿。小鬼來在先生書房，見先生覷着妓女，在那教書。來生娼家，見妓女夾着先生嘴，在那挨肉。

待詔追影

一待詔驟富，新造祠堂，請丹青追影。畫士問用何顏色。答曰：何樣貴用何色。畫士想顏料最貴者，金藍乃畫一金眼藍臉者，餘皆點綴完備。待詔非惟不知，反覺甚濶也。懸掛祠堂，請本族老幼齊來上祭，俎豆馨香，正當祭神如在之時，眾娃娃看見影放聲大哭，眾問爲何哭。答

曰畫士將剃頭擔子畫在影上。娃娃怕剃頭。因此哭。

夢擲骰子

有一老翁納一少妾。甚為得意。夜間作一夢。夢見在鼓上擲骰子。次日請人圓夢。人說此夢大吉。鼓上擲骰子。乃多子之兆。而且有聲有色。定主吉祥。又一人說此夢圓錯了。依我看此夢恐怕你這把老骨頭早晚斷送這片皮上。

陰陽學台

東家延師課讀。惟恐先生學問不佳。問之學師。學師云。

我學中秀才固多。通品甚少。若欲延請學中秀才。非設法試之。不能知其胸中學問。延師者曰。請問如何試之。答曰。必須備一席。擇其佳者請幾人。俟入坐後。正在酣飲之際。暗使人報曰。明日學台下馬。坐中秀才必然恐懼。如有不怕者。其學問必佳。延之課讀。定能勝任。延師者從其計。擇請秀才四五人。設席款待。酒至數巡。忽有人報曰。學台明日下馬。只見眾秀才。有驚惶失措者。有目怔口呆者。惟有一秀才。懼色毫無。寂然不動。延師者曰。此真我師也。進前細看此人。已氣絕身亡。死者親屬

聞之欲以恐嚇致命訟之官。延師者大恐，求救於學師。學師曰：千萬不可動也。屍身我自有的起死回生之術。速令人在死者面前大聲呼曰：陰間學台下馬死秀才遂活。

鬼挑擔

鍾馗最愛喫鬼肉。到了壽誕之期，其妹送他壽禮。禮單上寫云：酒一罈，鬼兩箇，送與哥哥隨意樂。哥哥若嫌禮物少，連挑擔的是三箇。鍾馗命左右將三鬼一并送入廚房，令庖人烹之。二鬼謂挑擔鬼曰：我兩人在禮單之內，本是壽禮，死而無怨，你却何苦來要挑這擔子。

人情若魚

物之形與人殊，物之性與人同。舉其與人相類者，比而同之，以博一粲。太太比鯉魚舉止大方，莊重不佻，最喜醋溜，可惜肉老。姨奶奶比鱧魚，躺下分大立起分小，肉細味鮮，可餐可飽。通房了頭，比黃花魚一味溜邊，既美且鮮，名同幼女，秀色可餐。

了頭比鯽魚活潑伶俐。輕盈體態。左右宜人。潔白可愛。
奶媽子比太頭魚愈臭愈鮮。鹹可解饑。乳香腳氣二者
得兼。

媚妓比河豚魚美而有毒。洽比優媚。只圖適口。豈顧斷
腸。

小旦比金魚並肩如玉。尤物移人。擺尾搖頭。暮楚朝秦。
軟糊子比刀魚巨口細腰。其形如刀。江南風味。令人魂
消。

瞎姑比土魷魚無顧盼之多姿。非嬌嬈之名妓。傷無目。

之美人。迷多情之浪子。

半掩門比蛤蜊倚門賣俏。忽閉忽開。引人入勝。結彼禍

胎。

女金斗比蝦米躡跳躍。江湖生涯。滿身針刺。許人紛
擊。

鯉魚討封

皇上打江南圍船。至洋子江心。忽見波浪大作。水中現
出一尾金色鯉魚。來討皇封。皇上一見金口玉言。說好
一條金龍鯉魚。洋洋得意。回到水晶宮。遇見烏龜烏龜。

說你討了甚麼封來。鯉魚說：萬歲封我是一條金龍。烏龜說：我也去討封。興波逐浪，爬至船頭。萬歲一見，說這是箇什麼東西。忙取弓搭箭，一箭正中龜頭。烏龜帶箭而逃。來至水晶宮，鯉魚問曰：老王你討了什麼封來。烏龜說：封倒沒討了，來蒙聖恩賞戴花翎。鯉魚一看頭上有血，說你頭上紅的是什麼。烏龜說：這是請的二品誥封。

百鳥朝鳳

鳳凰生日，百鳥都來朝賀。百鳥之中，惟仙鶴爲長。鶴曰：

每歲鳳凰壽誕，要大家輪流，不必紛紛俱往，依次派定。第一年仙鶴去，第二年天鵝去，第三年鴨子去，第四年錦鷄去，第五年鴿子去，第六年麻雀去。鳳凰嘆曰：想不到我的生日，一年不如一年，我們這飛禽一輩不如一輩了。

驗鴨

主人請客，酒菜淡薄。鴨子瘦而小，硬且生。客誚之曰：我昨日下鄉，遇一官相驗，乃是一隻死鴨。主人曰：豈有驗鴨之理。客曰：親見填寫屍格，驗得已死鴨子一隻，仰面

面色黃。眼閉口開。肚腹塌陷。兩肩聳。兩腿伸。項下有刀傷一處。寬三分。深抵骨。骨未損。乃係生前挨餓。病後受傷身死。

家人匾對

一跟官人驟富。假充闊閱。世家庭前匾對。要請名人題寫。一名士題曰。且白堂對是家居。化日光天下。人在春風和氣中。或問之曰。何謂且白堂。答曰。且白者。小且道白。未有不自稱奴家者。又問對聯。則曰。兩聯第一字。可想而知。聞者釋然。

捏虱

一人脖子上。一虱子。用手捏下。恐人嫌賸。忙擲地曰。我當是一個虱子。原來不是虱子。一人在地檢起。譏之曰。我當不是虱子。原來是一個虱子。

問心

六弟兄同居旅店。老大登廁。見糞坑內有一柿。子誅之曰。是誰的心。落在這裏。適店東看見。亦誤認是心。來問老大。老大說不是我的心。我的心是黑的。不能那樣赤。又問老二。老二說也不是我的心。我的心不在胸中。現

在脅下。又問老三。老三說。更不是我的心。我的心是兩個。聯在一處。人人常說我有二心。我何曾是一個心。又問老四。老四說。我的心早已丟了。至今尚未去尋。所謂有放心而不知求者。卽是我。問老五。老五說。我的心早壞了。若不是膽包着早掉了。又問老六。老六說。我生下來。就沒有心。故人常罵我。天生來沒良心。我何曾有過心。

畫影

一老陝驟富。欲畫影像懸之祠堂。託一鄉下人去辦。竟

誤買春册一軸。老陝不知也。到祭祀之期。男婦咸集。老陝打開一看。謂眾人曰。你大家等等再來。咱的祖宗還在那裏睡覺呢。

萬壽無疆

一老翁壽誕。眾親友恭祝。大家議曰。今日壽筵前。要行萬壽無疆令。無論何事。均要帶一壽字。眾然之。無何。至壽翁家。於是大家請壽翁。擺壽筵。讓壽坐上壽菜。執壽壺。擎壽杯。斟壽酒。舉壽箸。吃壽肉。豁壽拳。唱壽曲。打壽板。壽者醉。旋聞壽門前。吵壽嘴。打壽槌。連忙叫壽童。到

壽門探壽事。復聞壽童說。壽門外有壽丐。持壽杖。擎壽碗。討壽飯。被壽僕舉壽拳。打壽頭。丐壽傷。閉壽眼。張壽口。伸壽腿。竟壽終。只好請壽翁。報壽官。驗壽屍。買壽木。下壽葬。

龜雀結盟

喜雀與烏龜結盟。喜雀爲弟。烏龜爲兄。把兄謂把弟曰。我二人如此莫逆。我想帶你到水晶宮。看看龍門貝闕。異寶奇珍。喜雀說。我也想帶你到雲霄殿。看看廣寒兜率。月姊嫦娥。烏龜說。你何不先帶我上天。然後我再帶

你下海。喜雀應允。烏龜爬在喜雀背上。喜雀雙翅飛起。偏遇打彈弓的。開弓一彈。正中把兄。尊蓋翻身。掉將下來。喜雀不見了。把兄飛到各處找尋。找了半天。忽見把兄掉在烟囪上。四腳懸空。仰頭觀望。上前問曰。把兄受驚。你天也沒有上成。在此空了半日。想必腹中飢餓。烏龜說。我卻不餓。在此雖沒得吃。還有幾口烟過癮。

黃王連宗

江南口音。黃王不分。姓王與姓黃。商之曰。你我兩姓。既屬同音。何不同譜。更覺親睦。黃許之。誰知日久情疎。未

免凶終隙末。一日黃見王誇之曰。你看我頭戴烏紗。腰橫玉帶。身穿補服。足踏方靴。何等威濶。那似你三橫爲姓。全憑一木之支。五大雖尊。人皆恥居其後。妄自尊而窮措大。何得與我抗論。王曰。仰蒙不棄。恭列同宗。足感盛情。然吾兄楚楚衣冠。洵美且都。何不哀多益寡。亦使我有服彰身乎。黃曰。有無相通。人情之常。然我這紗帽頭銜所繫。不可假人。我這寶帶。束玉橫金。更難割愛。我這補服。攸關品級。豈可離身。惟有這雙靴兒。願奉送足下。穿起來。上下相襯。名姓相符。萬毋見却。

像人不像人

新官到任。飭差人拏像人。不像人的。到案。差人爲難。回家商之妻子。妻曰。這有何難。你將猴子與他穿戴衣冠。送至署中。你就說把像人。不像人的。帶到。頗好銷差。夫如其言。將猴子扮好。牽去見官。官大喜。賞果子與猴子。喫極其馴順。官見猴子可愛。令人領到席前。叫他喫酒。詳知那猴子。喫了酒。野性發作。在席前揪了帽子。撕了衣服。亂跳亂啼。官罵之曰。你這不講禮的東西。未喫酒的時候。到還像人。喫了酒。連人都不像了。

二匠驟富

兄鐵匠弟皮匠。一旦驟富，堂構煥然一新。要求名人題額，欲揜其出身之賤。一名士題其兄之匾曰：「西堂弟之匾曰：「甲乙堂。各人懸掛中堂，自鳴得意。或告之曰：「此兩匾大有講究。弟詰之，答曰：「二匾皆像形也。二西者一西立看，頗似砧子；一西橫看，頗似風箱。乃令兄應用之。要物也。甲乙者，甲似剛錐，乙似皮刀，又為足下必須之利器也。」

蒼蠅結拜

麻蒼蠅與青蒼蠅結為弟兄。青蒼蠅引麻蒼蠅到一酒席筵前。麻蒼蠅恣意喫喝，連頭都不抬。被小廝捉住，將竹籤插在屁股內，用銀珠將蠅頭塗紅，遞燈草叫他耍棍。大半日纔得脫身。遇見青蒼蠅，哭謔曰：「蒙你挈帶，頂已換紅喫也。儘有就是屁股疼的利害。」

念書

一少年落夜船，有人挨至身邊，將陽物撞入臀眼內。少年駭問何為，答曰：「人多擠進去了。」又問為何只管亂動，答曰：「他生來就愛搖晃。」少年曰：「愛搖晃想來是一個念。」

書的

問字

一和尚問秀才曰禿字如何寫。答曰：不過我的馬鞭。曾
過來就是了。和尚說：因何要彎？答曰：好打你的禿。衆一
太爺問書辦曰：大字如何寫？答曰：太爺的卵子。擲在肩
頭就是了。太爺說：爲何要擲？答曰：太爺的卵子六親不
認，擲在肩頭，免得惹禍。

嘲土娼

一南客嘲北方土娼曰：門前一陣車馬過，灰揚那裏有
踏花歸去馬蹄香。綿襖綿裙綿袴子，膀脹那裏有春風。
初試薄羅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臢那裏有夜深私語。
口脂香，開口便唱黃昏後，歪腔那裏有春風一曲社章。
娘蓮船盈尺裝高底，醜醜那裏有春嬌。一掬描弓樣塗
來白粉似冬瓜，妝腔那裏有蛾眉淡掃翠凝妝。舉杯定
吃燒刀子，難當那裏有蘭陵美酒鬱金香。頭上鬆髻高
尺二，蠻娘那裏有斜簪雲髻巧梳粧。行雲行雨在何方，
土炕那裏有鴛鴦夜宿銷金帳。五錢一兩等頭昂便忘，
那裏有嫁得劉郎勝阮郎。

喜交錄

卷下

七

聞洋烟

嫖客愛潔之極。妓女百般情趣。尚多憎嫌。妓將陰戶用
百花薰香。嫖客揭被一聞。乾香透鼻。美不可言。乃大駭
曰。原來是一個聞薰烟的朋友。又望下聞。聞到極妙之
處。其味又酸又辣。恍然曰。敢情還是一個聞洋烟的老
官。

搭拉酥

一妓頗有姿色。人皆呼之曰換換酥。一鬪客輕財重色。
携金來。嫖妓貪其財。百般情趣。假意慇懃。並許以從

良之語。鬪客溺而愛之。揮金殆盡。忽接家信。催其回家。
妓聞之。臥床痛哭。作難捨之狀。鬪客更加迷戀。竟至囊
空如洗。乃自忖曰。我說要走。他立刻就哭。哭的眼紅流
泪。我想就是要哭。何至如此之速。其中必有緣故。伺妓
出房。遍尋別無他物。惟褥下有一紙包。開看却是很好
洋煙。乃妓假哭。拭目所用也。鬪客以鍋煤易之。妓進房。
鬪客假說要走。妓如前臥床。將鍋煤抹之。揉成兩隻黑
眼。鬪客曰。我有錢。你款顏相待。我無錢。你烏眼相看。妓
知誤。抹連忙洗淨。重施脂粉。再整雲鬟。感覺艷麗。鬪客

仍執迷不悟與妓曰我今日于金已盡你會說嫁我之言何不即時成就妓曰此事必須與媽媽相商妓商之鶻兒鶻曰可然我家全仗你一人養膳必須與我再掙一年鬪客一聞此言欲走不捨欲留無錢甚覺爲難妓曰何難之有你且在我家暫爲幫忙客來我去相伴客走與你同眠與從良何異鬪客應允妓曰你既願在我家必須起一別名方好呼喚我兩人既是夫妻我叫挨酥你名搭拉蘇甚妥鬪客始而嫖繼而撈終穿綠道袍一日院中來一潤少携萬金來嫖妓棄舊迎新百般

貼纏而搭拉蘇亦雅意慇懃潤少見其和藹拉他側坐相陪潤少曰今日席前我們以聯句爲令我先說第一句曰傾國傾城世所無妓曰賤人全仗貴人扶潤少曰用盡萬金何足惜鬪客曰明年一對搭拉酥

強出頭

蟬與黃鳥蝴蝶烏龜蜜蜂結爲兄弟設筵同席共飲蟬曰我出一令每人說俗語兩句要切己目警之言衆皆樂從蟬曰金風未動蟬先覺暗算無常死不知蝴蝶曰願從花下死作鬼也風流黃鳥說人爲財死烏爲食亡

蜜峰曰探得百花成蜜後。一生辛苦爲誰忙。騰了烏龜。一時說不出急。得把頭望外長伸。可巧被玩童看見。拾磚打中龜頭。烏龜把脖子望回一縮。說我有了俗語了。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捉鬼

玉皇命鍾馗。至陽世捉鬼。鍾馗領旨帶領鬼卒。到下界仗劍捉之。誰知陽世之鬼比陰間多。而且兇。眾鬼見鍾馗來捉。那冒失鬼上前奪劍。伶俐鬼搬腿拍腰。討賤鬼拉靴摘帽。下作鬼解帶脫視。無二鬼撒髮掠鬚。則命鬼

竊劍偷刀。淘氣鬼掘鼻剜眼。醜臉鬼。嘖明。醉鬼跌倒身上。色鬼雙手抱牢。這鍾馗有法無法。眾惡鬼既號且吽。鍾馗正在爲難。忽見一胖大和尚。皤皤大腹。嬉嬉而來。將鍾馗扶起。說伏魔將軍爲何這樣。狼狽鍾馗說。想不到陽世之鬼如此難捉。和尚說不妨。等我替你捉來。這和尚見了眾鬼。呵呵大笑。張巨口。咽喉一聲。把眾鬼全吞在腹內。鍾馗大驚。說師傅實在神通廣大。和尚說。你不知道。這等孽鬼。世上最多。也合他論不得道理。講不得人情。只用大肚皮裝了就是了。

口鼻相誚

相公見了鬻戲之曰。了頭了。笑口又口。如此其他了頭。亦戲之曰。相公相鼻子。裝鼻且然。而况。相公曰。我這而况。要與你那其他見一面。何如了頭。曰。可。而况與其他。一見如故。竟成莫逆之交。相公說。而况與其他。已經且然如此了。這裝鼻與又口。何不也。令他到一處了頭。曰。可。相公把鼻子。放在了頭口內了。頭問曰。相公鼻子。在我口內。聞有什麼味。相公說是臊的了。頭說口如何。臊。相公曰。是愛罵人罵的。相公問曰。你的口。放着我

的鼻子。你一嘗是什麼味了。頭說是辣的。相公曰。鼻因何辣了。頭曰。是聞鼻烟聞的。

耳語

呂新吾先生云。天下事無不可對人言。若不可對人言。其事可知也。士大夫磊落光明。正言讜論。侃侃而談。無所謂耳語者。近今世風日澆。竟有賓客宴會之際。每每攜友離坐。另覓無人之處。其咕囁小語。宛似女兒。挽頭交頭。一如伉儷。良可慨也。然世間亦有應耳語之人。更有應私語之事。譬如優伶。一見相知。百般親密。左右並

肩攜手言私。此應耳語之人也。譬如偷情月下。星前。夜半私語。香口密約。惟恐人知。此應私語之事也。試問喜耳語者。果其人乎。果其事乎。子曰不然。

酒品

人事皆有品。惟酒品不一。花間月下。曲水流觴。一杯輕醉。酒入詩腸。此之謂儒飲。如雅人蘊藉。一般。二三良友。月夕花晨。名姝四座。低唱淺斟。此之謂仙飲。如瑤池醉月。一般。禮席豐筵。繁文縟節。終日拘攣。惟恐僭越。此之謂囚飲。如拘禁罪囚。一般。杯不厭大。酒要滿斟。持籌呼

馬大肆。鯨吞此之謂驢飲。如行路渴驢。一般。冠袍帶履。坐分昭穆。讓箸舉杯。納身軌物。此之謂葬飲。如衣冠歛葬。一般。倒地漫罵。嘔噦成渠。僵臥不醒。人事不知。此之謂尸飲。如餓葶倒臥。一般。友人田飲。詩曰。邨酒香甜魚稻肥。幾人暢飲。到斜暉。天寬地闊。知何有。家家扶得醉人歸。此又飲中逸品。

鼻頭官

南方稱奴為鼻頭。一僕人既富。以貲得官。嘗乘四轎出入。人皆惡之。一日赴友人家飲宴。客謂之曰。昨日聞官

獲巨盜。乃是一怪身長數十丈。腰大百餘圍。截其頭。亦重數千觔。碎之。而後能擡也。僕曰。那有此事。客曰。只一個鼻頭。亦用四人擡之。僕遂不終席而去。

題真

一秀才善譏諷。一老翁寫真。乞題。秀才題畫工精彩。老貌堂皇。烏巾白髮。龜雀呈祥。老翁大喜。後有讀之者曰。橫讀則畫老烏龜也。老翁毀之。有隸卒乞書門聯。秀才書其左曰。英雄手執貓竹板。豪傑頭帶野雞毛。隸卒成之。遂書曰。英雄手執貓竹板。豪傑頭帶野雞毛。隸含怒。秀

才後因諛譏。黜儒為吏。作口占自嘲曰。生員黜罷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自。絲絛員領都一般。只是頭巾添兩翅。

吳烏龜

有捐二品誥封者。戴朝帽。穿朝裙。著披肩。在衣鏡中。自照。徘徊顧影。得意洋洋。指謂其妻曰。你看鏡中是誰。夫人曰。是一隻仙鶴。夫曰。如何是鶴。答曰。鶴有紅頂。一品之兆。夫甚喜。將紅頂帽摘下。指謂夫人曰。鏡中又是誰。夫人曰。是一個臭烏龜。夫大怒。夫人曰。你看鏡中。腰裏

重裙。肩飛雙邊。光頭縮頸。身匾體圓。不是烏龜。是什麼。夫曰。因何說臭。答曰。天下物。惟銅最臭。頭銜乃銅錢所。捐謂之臭也。不亦宜乎。

聞鼻烟

京中聞薰烟。有極量大者。每日非一二兩。不能過癮。竟有往舖內裝烟。把腦袋。躺在櫃台上。謂賣煙者曰。你給我一個鼻子。眼裏裝一包。雖是笑談。却是實事。有一婦人。夏日晝寢。呼之不醒。一輕薄人。戲將烟壺。納入屐中。而去。婦醒。掏出烟壺。一看。却是一個滾熱的套紅烟壺。

一面聞烟。一面大罵不已。隣姬勸之曰。此事甚醜。娘子不必聲張。白得一個套紅烟壺。豈不甚妙。婦曰。不是這樣說。此番塞進套紅烟壺去。若是不罵。以後我這鼻子眼裏。連套藍套綠套五彩。一齊都塞進來了。那還了得。拜把子。

幼女見兩狗相牽。問母曰。好好兩隻大。為何聯攏在一處。母曰。他們在那裏拜把子。女搖首曰。不是。母曰。怎見得不是。女曰。拜把子。或是手拉手。頭對頭。沒見過屁股對屁股的。母曰。你不曉得。如今拜把子。全仗後勁兒大。

更要有拉扯。若是沒拉扯。你東我西。誰還認得誰。

木雕泥塑

一道士與婦人私。正行事。忽聞其夫叩門。老道慌甚。棄頭上道冠。在床而去。夫上床。摸着道冠。一看。乃木雕空殼。中嵌泥塑小人。問曰。此物從何而來。妻曰。我是下身常用的套子。夫曰。泥塑小人。嵌在木雕空殼之中。明明是一個道冠。何能抵賴。妻曰。臭烏龜。你不要狐疑了。如今的冠。與那個不是木雕空殼。那個不是泥塑小人。虛有其表。

一尼僧到施主人家化緣。天氣暑熱。見老爺赤條條睡在醉翁床上。露出陽物。豐偉異常。尼進內對太太點頭。讚曰。你老人家幾世修來的。如此享受。太太說。阿彌陀佛。你只見他外觀有耀。你那知他虛有其表。若有事用他之時。畏蕙不前。連一點主腔骨兒都沒有。不過是一個最滑的官罷了。

代庖

一富翁六旬無子。姬妾雖多。實因才力不及之故。友勸之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蜾蠃且然。何況於人。老兄何

不覓一強幹有為之人暗中代庖既可藏拙又可息力
 並可坐享其成若生子猶勝於螟蛉也翁然之即託其
 友為之斡旋友覓一禿頭隻眼之人代之事畢翁見而
 怪之曰你因何我一六根不全之人即有子亦非我族
 類也立飭其妾擠而出之誰知用力太猛精尿一齊擠
 出流入溝內冲出一箇耗子來翁悔之曰想不道此人
 有這樣好種竟是一箇反穿灰鼠獅子的先生少頃又
 爬出一箇烏龜來翁又轉悔為喜曰虧得有此一擠敢
 情是一箇披甲兵丁

嘲武弁

一補碗一待詔同宿旅店補碗見待詔年輕欲調戲之
 呼其同牀來睡待詔乃自忖曰隣家不靖意宜防賊
 將剃刀夾在鬢內以防隘口補碗看原欲奮勇直前因
 想敵人必有準備亦將補碗所用之鐵帽套在龜頭之
 上以備不虞待詔見敵臨切近乃大聲呼曰少望前道
 我帶之不呼補碗亦隨聲應曰不消我戴之盛罷

怕考生員

秀才怕歲考。一聞學臺下馬。驚惶失色。往接學臺。見轎夫。怨之曰。轎夫奴才。轎夫奴才。你爲何把一個學臺抬了來。嚇的我魂飛天外。那一世我作轎夫。你作秀才。我也把學臺給你抬了來。看你魂兒在不在。

伶兒

一翁富而不仁。老而無子。常在神前獻戲。虔求生子。夢神告之曰。爾刻薄成家。理應絕嗣。念汝一片志誠。賜汝一子。後果生子。因唱戲而生。卽名之曰伶兒。及長大有

呻吟語 卷一 三三
瘋疾每發必須唱戲。戲作則病止。戲止則病發。老夫婦溺愛情深。只得日事聲歌。仰承色笑而已。孰知卜其晝未卜其夜。忽於夜間。其瘋大發。兩夫妻驚惶失措。乃安慰其子。曰。夜半無處覓戲。我二人作戲你看。於是脫衣上牀。翻雲覆雨。倒鳳顛鸞。真是聚精會神。有聲有色之戲場也。其子呼且罵曰。我不看這箇戲。我要看那箇戲。這箇戲無行頭。無鑼鼓。我不看。其父一聞此言。大怒。說你這娃娃也太豈有此理了。皆因夜間沒得戲。我二人纔作這箇戲。你不看這箇戲。要看那箇戲。那箇戲乃是

求你之戲。這箇戲乃是生你之戲。我二人當初如不看這箇戲。你如今還看不見那箇戲呢。

謝媳

一翁偷媳。媳不從而訴於姑。姑曰。這老烏龜。很像他的老子。都有這個毛病。媳知是世襲。從之事畢。翁與媳曰。多謝娘子美情。媳曰。爹爹休得如此客氣。自己家裡現成的東西。又不費事。那裡謝得許多。

水酒詩

夫婦造水酒出賣。沽酒者與賣酒者作問答詩一首。頗

四言金
可解頤夫問妻曰天一生來竟若何。妻答曰。壺中壬癸
已調和。沽酒者曰。有錢不買金生醴。賣酒者曰。前面青
山綠更多。

看上了

一婦人訴其夫曰。隔壁老三他常常看我夫曰。理他作
甚。婦人曰。我今日對你說。你不在意以後被他看上了。
却與我不相干。

利水學臺

秀才娘子把娃娃撒尿。良久不撒。嚇之曰。學臺來了。娃

娃立刻撒尿。秀才問其故。答曰。我見你們秀才一聽學
臺下馬。嚇的屎尿齊出。以此知之。秀才嘆曰。想不到這
娃娃能承父志。克紹書香。更想不到這學臺善利小水
能通二便。

半魯

把弟兄善談話。把兄具帖請把弟吃酒。上寫某日某時。
半魯候敘。把弟看帖不解。所謂。至日赴約。棹上只有魚
一盤。至終席別無他菜。把弟曰。不識。尙有別味否。把兄
曰。帖上寫明半魯候敘。魚者魯之半也。照帖治席。夫復

何求把弟。拂然而去。翌日把弟請把兄。亦寫半魯候敘。把兄赴約。只見院中設擺棹椅。棹上毫無一物。讓坐後。但見赤日當空。曬不可當。把弟謂把兄曰。今日拜領厚賜。因何酒菜俱無。卽半魯之魚。亦我所欲也。把弟曰。你昨日用的是上半魯。我今日用的是下半魯。上半魯魚也。下半魯日也。吾兄自好曬曬日頭罷。

厚臉鬼

一師設帳課徒。一夕談文燈下。忽見疎檮中有鬼探首而入。窺其面。初如箕。繼如釜。後更大如車輪。眉如箒眼

如鏡。兩顧高厚。有尺許。堆積俗塵五斗餘。師睨微笑。取所著之書示之曰。汝識字否。鬼不語。師曰。既不識字。何必裝此大面孔。在人前說大話。以指彈其面。響如敗革。若無骨者。因大笑曰。臉皮如此之厚。無怪汝無羞恥。不省人事也。鬼大慙。頓小如豆。師顧弟子曰。吾謂他長裝此大樣子。必有大本領。却是一無面目之人耳。取佩刀砍之。錚然墮地。拾視之。乃一枚小錢。石道人口。倉頡造字。而鬼哭。周景鑄錢。而鬼笑。鬼之不識字。而愛錢。其天性也。迺有識字而亦愛錢者。吾不測其是何厲鬼。裝何

噴設錄
面目也。

犬識字

一塾師蓄一小犬。性甚靈。名進寶。終日不出書室。置案頭。見讀書。輒注目凝想。若有所得。師奇之。戲書進寶不許入塾。六字粘座隅。犬審視良久。垂首喪氣而出。永不再入。師益奇之。增其名曰慧兒。犬搖尾踴躍。猶假名士之愛呼表字也。犬自識字後。頗敦品。偶出遊。夷然不屑。與凡犬伍。殘羹膾炙。蹴而與之。怒目不顧而去。後塾師病篤。犬忽發狂。見藍縷者。歡迎見鮮衣者。狂吠。師曰。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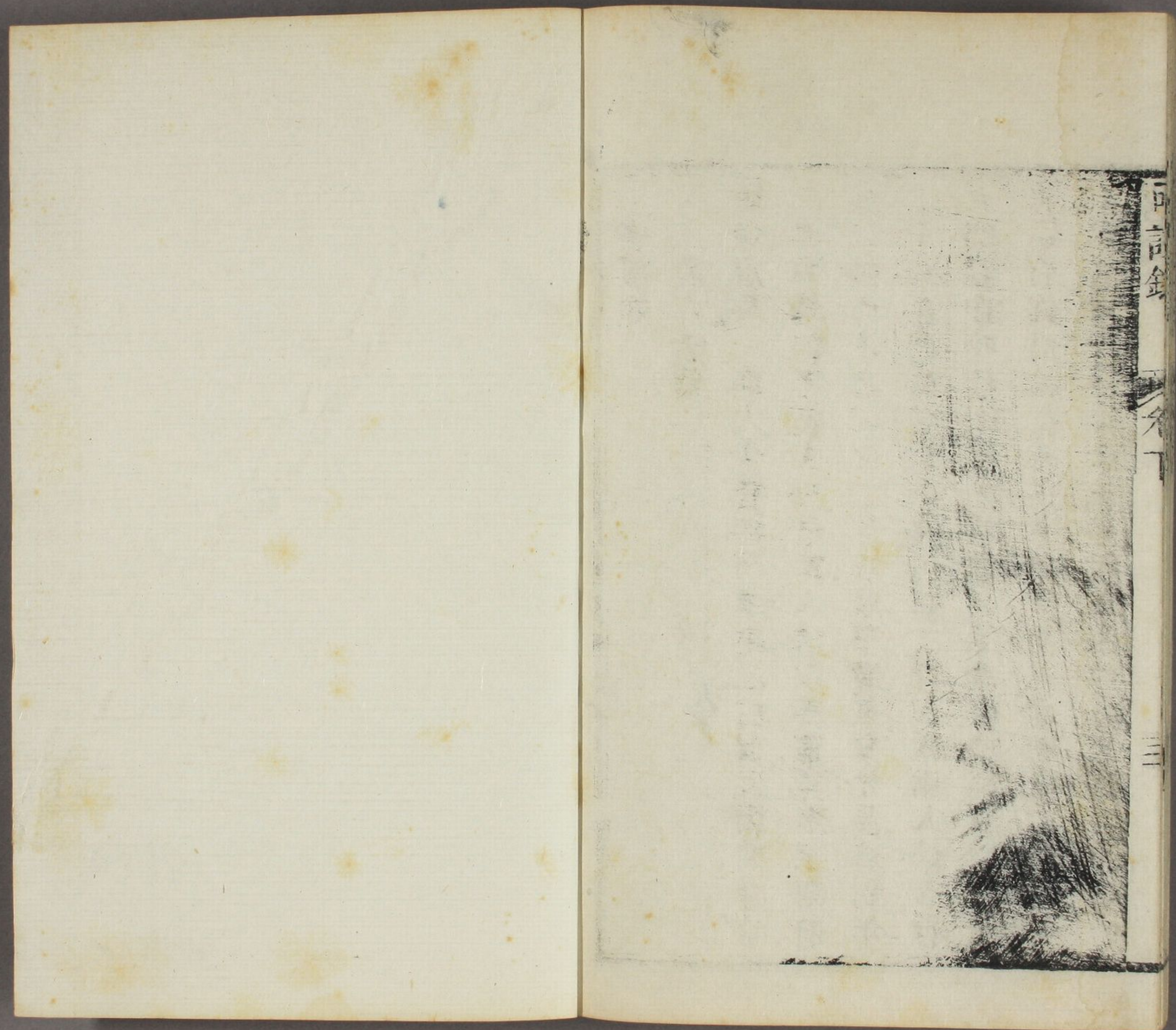
怪成癡。畸士類然。然反常恐取禍矣。後爲東鄰子。啖以竹弓而斃。師歎曰。犬敦品識字。猶不得終其天年。反不如不識字。喪品者。之得以保全狗命也。諺云。庸庸多厚福。其此之謂與。

牛聯宗

牛郎以金錢萬緡。載牛背。送斗牛宮。交納。牛忽逃逸。下界。自顧形穢。不堪震俗。因思背上物頗多。不難連宗華族。夸耀鄉里。遂往東海。謁麒麟。告以意。麟曰。子之角。子之趾。公子公族。豈汝觸牆蠢物。能溷我公類乎。叱之去。

又詣西域青獅子未及通謁。獅見其狀醜劣不堪。大聲一吼。遺糞滿地。逃之荒野。無所適從。忽憶蘆山長耳公。有同車之誼。往求之。長耳公曰。南山有金錢豹者。雖託名霧隱。却廣交遊。僕願爲介。遂同詣南山。長耳公見金錢豹。道牛之誠。稱牛之可。豹初拒之。繼見其背上物。笑曰。相君之背。尙可聯宗。且我家所以稱豹變者。亦因背上有金錢文耳。若雖無文。尙可以人力爲之。取其金錢。分皮上毛。編成文。何異色斑爛。金光閃爍。迥異常牛。與貴郎納官捐職。頓換頭銜者。無異焉。長耳公熟視笑。

曰。一破慳囊。便成俊物。卽介葛盧來。亦聞聲莫辨矣。遂別去。豹白此引爲同譜。而牛亦掉尾自雄。未匝旬。金錢盡脫。皮毛如舊。豹怒曰。如此醜態。玷我華宗。喧逐之。牛狂窘無措。仍投斗牛宮來。牛郎以鞭捶其背。詰其金錢何在。牛具以告。牛郎曰。蠢哉畜類。若輩所願與汝聯宗者。緣汝有金錢耳。一旦錢盡。豈肯引泥塗中物爲祖。若父之異子孫哉。索其鼻繫。諸牢後人遂以牢名。



言金

三

三

